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10卷

(20世纪50年代[Ⅲ])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50 年代 [Ⅲ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朱以中

第
10
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10卷, 20世纪50年代. 3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29863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陈 红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/ 28.75

字 数 / 350千字

版 次 / 2007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7年4月第1次

印 数 / 1-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永德	王育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锋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禄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主 编：王永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永德

王育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 10 卷

(20 世纪 50 年代[Ⅲ])

春风吹到诺敏河	显 谛 安 波(1)
洞箫横吹	海 默(111)
枯木逢春	王 炼(207)
蔡文姬	郭沫若(283)
妇女代表	孙 芋(337)
赵小兰	金 钊(371)
刘莲英	崔德志(401)
新局长到来之前	何 求(433)





春风吹到诺敏河

(五幕话剧)

显 谛 安 波

人物表

高振林——党支部书记，合作社主任，省劳动模范，35岁。

高 妻——合作社社员，34岁。

拴 儿——高振林之子，12岁。

崔 成——共产党员，屯代表，合作社副主任，34岁。

崔秀英——崔成之妹，青年团员，18岁。

孙守山——退出合作社的单干户，46岁。

孙 妻——42岁。

孙有才——孙守山之子，崔秀英的未婚夫，青年团员，20岁。

老刘头——合作社社员，生产队队长，55岁。

刘 锁——老刘头之子，合作社社员，16岁。

姜大嫂——村妇女代表，妇女生产队长，30岁。

铁柱子——合作社社员，23岁。

马金宝——合作社社员，21岁。

于荒地——经过改造的二流子，合作社社员，33岁。

韩 四——合作社饲马员，38岁。

王 永——共产党员，党支部宣教委员，合作社会计，39岁。

董 福——老单干户，56岁。

王 喜——合作社社员，27岁。

农民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农妇甲，乙、丙、丁、戊，己、庚。

互助组长甲、乙。

序 幕

时 间 一九五一年十月末。

地 点 东北北部诺敏河畔的朝阳屯外。

舞台左侧可见朝阳屯的一角，茅舍错落；台右内侧为高家的场院。台上可见一堆新黄的谷草垛，垛左有大路。台右前方是一棵枝叶半黄的老树。正面是一道长河，光明如镜。河对岸远山绵延。晴空万里，一朵淡淡的白云，轻轻地飘去。这正是黄昏之前。

〔幕在四处歌声中徐启。台右侧有一个声音召唤：“拴儿呀！我走啦！”高拴儿——一个天真的农民孩子，白衬衫上飘着红领巾，跳跳蹦蹦地从场院处跑到台中。

拴 儿 (招手向声处) 喂！陈大叔，陈大叔！你怎么走了不告诉我爹呢？

〔声音：“拴儿，你回去吧：你爹不是正忙着吗？”

拴 儿 不行！你不能走！（一边说着一边跑下）

〔高振林拿了一条口袋，从台左急上。他是一个中年农民，穿一条灰布裤子，上身穿着一件白小褂，外边又套上一件敞怀的蓝布衫。只是戴着那顶军帽式的黑帽子，才使人想到他可能是个村干部。他笑起来，就会给人一种清爽、和谐、诚朴与亲切的感觉。特别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从他一对闪动着的眼眸的光辉里，可以看出劳动人民特有的坚毅与智慧，使人不能不对他产生爱慕。

高振林 (向台右望) 喂！陈同志，你慢点走啊！

〔声音：“老高，你回去吧，别送啦！拴儿，你也回去吧！”拴儿声：“陈大叔，你可再来呀！”声音：“拴儿，你回去吧！”高振林

向远方招手。拴儿跑回来，手里拿了一本册子。

拴儿 爹，你看看！这里面有画儿呢！这是陈同志给我的，多好看哪！

高振林 （接过来翻了翻，大概是发现了一个标题）你看得懂吗？拴儿，你念念这几个字我听听！

拴儿 （一字一字地念）“怎样走好新道路。”

高振林 （点头）还对着呢。那你懂得“新道路”是咋回事呀？

拴儿 哎呀，看你说的！“新道路”我还不不懂？

高振林 那你说说！

拴儿 “新道路”就是搞联组！办合作社，最光荣啦！

高振林 那“旧道路”呢？

拴儿 “旧道路”就是单干呗。像老豆腐爷爷那号的，谁也不愿意搭理他。

高振林 呸！不准这样叫，要叫董福爷爷！

拴儿 对，董福爷爷。爹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你当就你能当支书呀？我还能当呢！

高振林 （笑）好家伙，还有你这样的支书！谁要单干，你就不搭理人家，那还成啦？

拴儿 咋的？陈同志不是说，单干就是思想落后吗？

高振林 这孩子！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就是说思想落后吧，你也不能不搭理人家呀！比方说你在学校里顽皮，你老师搭也不搭理你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
拴儿 （想着那可怕的结果）那——那还能好受啦！我有错误，为什么不批评我呢！

高振林 （笑）这不就结啦！

〔高妻端着一簸箕豆子，从场院走上走上来。她是一个中年农村妇女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穿得干干净净，是个炕上炕下，门里门外，拿得起放得下，真正会过日子的人。〕

高妻 看，老阳都偏西啦，你们爷俩还在这唠扯上了呢。

高振林 （笑）喂喂，这可真是的，叫你“单干”了这么一阵子！（连忙撑开口袋）来，来，这就倒吧。我再扛两趟就差不离了。

高妻 （本来有些着急，听后有些轻松，也笑了）再扛两趟？你说的轻

巧，再打十趟也完不了啊！我说你的心，就没用在场院上。开了这么多天会，还没开够，还老惦着什么“合作社”！要办不起来，我看你呀，那个脸往哪装去？

高振林（顺口应付）往哪装？就好往这口袋里装啦！（正好倒完，接过簸箕来）来，给我！你撑着口袋，我就给你装！

〔这几句话逗得高妻格格地笑起来了。高振林到幕侧去装豆子。

〔刘锁，一个十六岁的庄稼孩子，扛了一根扒网竿，提了一个柳筐子上。

刘 锁（对拴儿）拴儿，快走吧！这阵可好捞啦，鱼都在柳树帽子下面藏着呢！（拴儿欲下）

高 妻（发现）拴儿，你往哪儿走？不干完活就走啦？回来！

拴 儿 嗯哪！

〔拴儿咕嘟嘴，不高兴。高振林又端一簸箕豆子上来。

高振林 拴儿，你是不是也眼馋啦？锁儿，你们一块去吧，可要捞一条大鲫鱼回来呀！

拴 儿
刘 锁 嗯哪！

〔刘锁拉拴儿急跑下。

高 妻 我说你呀，可真会当爹，这还忙着干活呢，你就把他放走啦！

高振林 不要紧，有我呢！我“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”还不行吗？

高 妻 看你说的！你看看这咱屯里屯外谁家没有打下场来？大概就剩下你高振林这个大劳模了！

高振林（笑）我知道了，这个大劳模要是给你当，你保险在全组里种在前头，打在前头，是不是？

高 妻 可不是咋的，我要当劳模，打在后头，我不干！

高振林 那好啊！可就是有一条——

高 妻 哪一条？

高振林 大家要不瞎眼睛，压根儿就选不上你当劳模！

〔台左传来铁柱子等唱小曲声及脚步声。

高 妻（望了望）喂！你看看人家那些大小伙子，场早就打完了，自自在在的乐得直唱呢！

高振林（向台左看）那才好呢，他们越自在，我才越从心眼往外乐呢！

〔铁柱子、马金宝、孙有才等声：“高大哥！高大哥！支书！”说时已走上来。他们一个扛木揪，两个拿口袋。铁柱子是一个愣头小伙子；马金宝就比较鬼道，心眼多；至于孙有才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正派诚朴的青年。

铁柱子 支书，这可太对不起你啦！叫你打在后面了，你给我们帮助军属打场的任务完成啦！

马金宝 高大哥，你老说不用帮；要不着，这点玩艺儿我们早就给你拾掇回去了！

高振林 哎呀！你们来帮啥呢，有才你也来啦？我剩了这点零碎儿自己就收拾回去了！

〔高振林正要背口袋，铁柱子抢上去。

铁柱子 来吧？给我扛！

高振林 不用，不用！

〔铁柱子抢着背上肩就扛走了。

高 妻 金宝！

马金宝 啊？

高 妻 你们快来吧，场上还有的是呢！

马金宝 你放心得啦！

〔高妻下。马金宝、孙有才都跟着往场院跑，高振林拉住孙有才。

高振林 有才，我有点事问问你——

孙有才 （打断）支书，我差点忘了呢，崔二哥叫我告诉你：他把大马圈快钉好了，叫我先来帮你，随后他就来！

高振林 崔成真能张罗，大马圈钉这么急干啥？

孙有才 我们组夜里开的会，大伙都同意嘛！

高振林 我就是想问你，你们的会是咋开的呢？办合作社这可是一件大事呀！你们组上就真的一个有顾虑的也没有啦？

孙有才 那谁知道？谁也没有钻到谁的肚子里看看，反正崔二哥说完了，大家都没提出啥来。

高振林 老崔怎么说的呢？

孙有才 说的可挺对，他说：“人家区上陈同志来宣传了一二十天啦，人家为的啥？这咱只有死木头疙瘩才不开窍呢！”

高振林 嗯,“六三一”分红的办法,他给大家说了吗?

孙有才 说啦,大家都没提出啥来,不是“劳力得六成,车马得三成,土地得一成”的办法吗?

高振林 对呀!有才,你是团员,我给你说说可也中,要办社可不简单呀!说个啥的话啦,咱们都是庄稼佬,正经土包子,谁经过这个来呢?我们组上问题就不少,难道你们组上就会一个问题也没有?比方说你们家……

孙有才 支书!我可是说啥也要入社啊!

高振林 这个我知道。我是说孙守山大叔,他不是挂锄那咱就有退组的心吗?他可是个精敲细打的人哪,还能不盘算盘算吗?

孙有才 我爹他在会上可也没说什么。

高振林 回去呢?

孙有才 回去就是和董二大爷在一块常嘀咕,我也不知道嘀咕的啥,昨天晚上我还问他来呢。

高振林 他怎么说?

孙有才 他说,咱们——等着看吧!

高振林 (明白了)噢——好吧。(望台右看)哎呀,金宝都在那儿干上了,咱们快去吧!

[二人欲下,姜大嫂拉崔秀英自屯内跑来。姜大嫂,是这样健壮、爽朗的一位农妇,看来由她在屯中领导妇女生产工作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聪明灵巧的崔秀英,就对她非常信任,有什么事总爱和她商议请教,特别是崔秀英的劳动这样好,与姜大嫂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。

[她们一上场,高振林就停下来了。

姜大嫂 支书,你看看这一口子,是她拉着我要来找你,到了跟前又往后假了!

高振林 (望望崔秀英,又望望孙有才,笑)秀英,你这是咋的?看见我还脸红吗?

[孙有才也要跑,高振林一把拉住。

高振林 你这又是咋的?

崔秀英 我不是来找他,我是来找高大哥的!

高振林 好啊！找我更好。我也不脸红，也不跑。

〔孙有才趁机挣跑了。〕

姜大嫂（推崔秀英）看看，你们俩真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到底是对象！

崔秀英 别逗啦！高大哥，我们妇女刚开了一个会，你叫我们妇女代表给你学学吧，要讲办合作社，我们妇女里头这咱可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啦。

高振林 要赞成可得讲出个理来。

崔秀英 为啥没理呢？几十条都能说出来！

高振林 那你说说吧！

崔秀英 先说，马在一起喂，我们妇女再也不用半夜三更地起来喂马了。再说，我们妇女能和男的一块下地干活，那多带劲呀！往后男的就别再看不起我们妇女了！还有呢，我们也能挣分呀！哎呀，姜大嫂，还是你说吧，我可说不好。

姜大嫂（笑）你都说得挺完全啦，我还说个啥呢！支书，这回我们妇女里头可真解决问题啦，连老孙大婶都说：“原先我还当是马白入了呢，还分三个股份呀，这可也好！”你想，要不然秀英就乐成这个样子啦？没过门的媳妇，恨不得跑上前去叫声“妈”呢！

崔秀英（打姜大嫂）你别欺侮人好不好！我捶你！

高振林（对姜大嫂）凤琴，你们的会开得是不错呀，可是说个啥的话啦：“咱们不研究群众思想，就是看病没号脉。”我看光靠开会还不行，你们顶好多串点门子，和大家好好唠扯唠扯，看看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寻思的。

〔孙有才、马金宝各扛一口袋粮食过场。〕

马金宝 高大哥，我们走啦，再扛一趟可就完啦！

姜大嫂 金宝，你们帮我打场，我还忘了谢你们啦。

马金宝 那你谢谢支书吧！

高振林 哎呀，可了不得，那我得赶快扛去！

〔高振林急向场院跑下。崔秀英想叫住，又不好意思，佇立在那里，若有所思，姜大嫂拉她一把。〕

姜大嫂 秀英，你咋的啦？是不是又看见有才过去了？

崔秀英（郑重地）大嫂，老没正经的还行啦！我就是想，刚才支书说的

话：“不研究群众思想，就是看病没号脉。”这讲的有多对呀！我想咱们屯办社，别人家谁都会乐意，我就是担心一家——

姜大嫂 秀英，八成又是想你婆婆家的事啦吧？我看你放心吧！孙守山大叔就不会不入。你想，崔成二哥是屯代表，他和支书领头办社，孙大叔和你们家又是实亲，他有啥信不着的呢？

崔秀英 (摇头) 姜大嫂，可不敢这么说，孙大叔的想法可是多！

姜大嫂 他有啥想法？还能瞒过崔二哥啦？

崔秀英 大嫂，不瞒你说，我看我二哥，就是像支书说的那样的“看病不号脉”的手。

姜大嫂 你别胡思乱想啦，人家崔二哥一心为大伙，又那么能干，大家不是也挺赞成吗？谁不说咱们村搞的好，就是因为有高振林、崔成这两个干部！

[台右有老刘头、孙守山等的说笑声。高振林扛一袋粮食上。]

崔秀英 高大哥，我有点——

高振林 (停下来，回头笑问崔秀英) 秀英，还有啥事吗？

[崔秀英不好出口。]

姜大嫂 支书，秀英有心事啊！她就怕孙守山大叔不入社。

高振林 (点头) 要说起孙大叔来，我看——

[台右传来孙守山的声：“秀英！秀英！”]

高振林 看，孙守山大叔这不过来啦吗，秀英，你先和他唠扯唠扯怎么样？

[高振林扛粮向台左下。崔秀英要走，姜大嫂拉住。]

姜大嫂 你公公叫你了嘛，你咋能走呢？

[姜大嫂、崔秀英向台右看望去：一位颌下飘着花白胡须，精神矍铄的老头——老刘头自台右外侧上，他怀里抱着、手里提着不少的东西。]

老刘头 秀英，先别走啊，你看那是谁来了？

[孙守山走上台来。这个勤劳而又保守、自私的老农民，穿了一身黑衣服，大概几个月没有洗换了。现下虽是晚秋，他却已经戴上了一顶仿佛是惟一的破毡帽子。今天看来，他比哪天都愉快些，口角的胡子不时倔强地向两边咧开，连眼角上也堆满了笑]

纹。这是可以猜出的，今年他丰收了，而刚才到供销合作社一看，日用品物美价廉，又样样齐全，不由得他不满意；否则他也许就不买这两双胶皮鞋和那两块特别鲜艳的印花布了。

崔秀英 大叔呀！

老刘头 秀英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公公买了些啥！

〔崔秀英有点不好意思，姜大嫂拉崔秀英过去。〕

姜大嫂 （扯过花布来）哎呀，这花布怎么这么漂亮呢！是咱们供销合作社卖的吗？

孙守山 嗯哪！

姜大嫂 （说着就往崔秀英身上比量）你看，再没有这么好的了。

〔崔秀英往外推。〕

孙守山 不贵呀，才四千块钱一尺，我这一样扯了七尺，还不到六万块钱呢，能做两件衣裳。

老刘头 秀英，你臊个啥呢？你公公把牙咬的咔咔响，掏出腰包来买布，这为的是你呀！还不快行个礼谢谢呀！

孙守山 （笑）看你这个老秃牙子，挖苦我干啥呢！（说着递布给崔秀英）

崔秀英 （推辞）大叔，我不要。我们还要买呢，你快拿回去给大婶吧！

老刘头 你婆婆那个“老快”，还能穿这个？“瞎子挑水，早过井啦！”

孙守山 拿去吧，要不是这两年，你叫我买还买不起呢。还有这棉水袜子，我也买了两双。给有才一双，这双给崔成吧。你嫂子也不在了，他自个不买，没人能张罗着给他买了。

崔秀英 （仍不好意思）大叔你费这些心干啥？如今晚可和过去不一样了！

孙守山 秀英，你可别想歪了，我起五更爬半夜，一年到头地忙乎，为的是啥？还不是为了你们年轻的！

姜大嫂 对！我给你接着，这可不能不要！（连忙接过来）

〔于荒地这个已经改造过的二流子，今天也是兴致勃勃，从供销社扛了一疋白布，提了一大瓶白酒回来。他一上场，就看见了刚才的情景。〕

于荒地 喂！这是过小礼是过大礼呢？老公公亲手过彩礼，这还是个新鲜事呢！

孙守山 （严肃地）于荒地——